

## 岁月如歌

## 第一次过元旦

文/程广海



我是一个懒惰的人，不喜欢流水账式的记录，对节日也没有什么仪式感。每年的元旦前后，总能看到朋友圈或我在的几个文学群里，文友们发的一些元旦感言，读来倒是有趣，这不禁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过元旦的情景。

1981年秋季开学的时候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考上了我们镇上最好的初中。入学分班的时候，见到了我们班主任刘老师。听他介绍才知道，学校每年在全镇几千名学生中，只招两个班108个学生，等于全镇的尖子生都汇聚在此了，希望我们努力学习，三年后都能考上县一中。

班主任是一位具有文艺细胞的老师，他的板书不仅漂亮，二胡拉得也很好听。周末下午或者晚上，他大都是拿一把椅子，坐在单身宿舍门口，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。待悠长的二胡声起，总能引来老师和同学们的围观。

有一天晚自习课，刘老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，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要迎接新年，也就是过元旦了，我们班要组织一次元旦晚会，每一个同学都要表演一个节目。他话音刚落，同学们叽叽喳喳议论起来，有的男生鼓掌欢呼，争相报名表演的节目。有些女生拿课本半遮面，羞地低下头，嚷嚷着不参加节目。

刘老师说，为难也罢，喜欢也好，这是我们班入学以来，第一次欢庆元旦大联欢的文艺活动，有才艺的表演才艺，没才艺的，读一段语文课本的段落，或者说几句自己内心的话也可以。

刘老师话音一落，几个胆小害羞的生长出了一口气。

晚上回到宿舍的时候，临睡前，男生们议论着要表演的节目，猜测着哪个女生会什么样的表演，期待着元旦联欢晚会的到来。

我记得非常清楚，1981年的元旦是周四，那时候我们学校还没有元旦放

假的惯例，所以一切教学活动照常进行。就在晚饭前的最后一堂课前，刘老师来到教室，告诉给我们一个喜讯：为欢庆元旦，学校食堂晚饭给我们全班吃结余，每一位同学将会得到免费的一份菜。听此喜讯，同学们叫嚷着，把双手拍得呱呱响。

原来，这是学校的惯例了。我们学校面积大，有不少多余的土地，所以，每个班都分得有四五年的一小块土地，夏收小麦秋收玉米，还有时令青菜供给食堂。这些劳动时间，都是老师带领我们从课余时间里挤出来的。所有的收获，一部分分配给所在班级，这就是我们学生每年中秋节、元旦的两次吃结余。

元旦的晚饭，我们吃到了学校食堂的大白菜粉条炖豆腐，每个人都是满满一碗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对我们平常不舍得吃青菜的农村学生来说，这是一次难得的打牙祭，也是三年初中生活最美的回忆。

元旦晚会上，54个同学，每个人都表演了自己的节目。我们这些农村孩子，大都羞涩内敛，有几个大胆的男生走上讲台，演唱了当时流行的电影《上甘岭》主题曲《我的祖国》和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。他们那不标准的音调，却也引来同学们的鼓掌。男生们期待的几个女生的表演，大都是朗读了课文的段落，没有期待中的惊喜和意外。晚会最后，是刘老师为我们表演的二胡曲。那奔放豪迈的曲声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，第一次领略到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！一曲结束后，刘老师告诉我们，他拉的这个二胡曲叫《赛马》，以此来鼓励同学们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努力学习，报效祖国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一些人和事随着光阴的流逝而飘散，而一些却愈来愈入人心，难以忘怀。一晃40年过去了，人生中第一次过元旦的记忆还是那么深刻，难以忘记。



## 往事情怀

## 杀猪菜

文/贾舒琴

每到冬天，除了期待一场雪，便心心念念的想吃一碗杀猪菜。

小时候，杀猪算得上是仅次于过年的隆重日子。全家总动员齐聚在院里院外，跑前忙后。有人烧火烧水，有人剥葱捣蒜，有人削土豆，有人拿着盆接猪血，有人清洗猪内脏，胆大的男孩子站在一旁看杀猪，捡起猪尿泡当皮球踢。

杀猪的日子是提前计划好的。打工的男人，家里捎个话请假也得赶回来。杀猪会挑周末，孩子们不上学能帮大人跑腿。褪猪毛的朱砂石父亲提前就准备好了，豆腐、馒头也是母亲在前几日便准备好的。院子里放猪头猪蹄的编织袋、凉房里放肉的瓮、盛放猪油的盆、挂猪肝肺的钩子悬在梁上，地下放一杆秤和一块儿擦洗得干干净净的塑料布。

看热闹的、喂猪的、杀猪的会对一头猪的重量进行评估，有时候评估的误差相差不了十斤。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三五十斤的误差总会让女主人笑盈盈地说：“超出预估了哇！”养一头猪，从春天种地开始就计划着种几亩玉米，家里的陈粮还有多少，土豆、蔓菁一样都不能少。贴秋膘的时候，母亲总是隔一日煮一锅猪食。肉眼可见猪圈里的猪一天天地长胖长大。小时候我们给家里的猪娃子起名，最壮实的那头叫“小象”，瘦小的那头叫“小青蛙”……

在寒冷的冬日，杀猪的场面热火朝天。半上午时分，槽头肉被提进了屋。女人们开始切肉，大块儿的猪肉扔进大铁锅里，随着呲溜溜的声响，油滋滋的猪肉在锅里随铲子翻滚着，红葱、大蒜、干姜粉、花椒等调料早已盛放在盘子里，炝锅的一瞬间，一股浓郁的猪肉香从窗户上窜出去，飘到院子里。女主人备几个下酒菜，炒猪肉和腌咸菜是必不可少的，还有小葱拌豆腐、炸花生米，男主人则拿出平日里舍不得喝的好酒。

土豆过油，粉条是用秋天晾晒的土豆粉制作的宽粉条，从腌酸菜的瓮里捞几苗酸白菜。切菜的刀在案板上起起落落，匀称细长的白菜丝被放入桶里用温水泡一会儿。杀猪菜烩得香不香，原料很重要。一锅油滋滋的杀猪菜出锅了，杀猪的二叔、按猪的三叔、村里的张大爷、李四婶子都被请到了炕上，杀猪菜、米汤捞饭、馒头陆续被端上桌，一场盛大的杀猪宴开始了。

孩子们被招呼到一旁的小桌子上，几个人围着坐，赶来赴杀猪宴的人都陆续到齐了，也有请了没到场的。女主人拿出大碗挨个数谁没吃到杀猪菜，该留几份，一勺子一勺子的舀出来。吃完杀猪菜的孩子们开始送杀猪菜。李大爷是孤寡老人给端一碗、放羊的二叔端一盘，杀猪菜就这样被送到了邻居家。在某一日，当你放学回家，一碗热在锅里的杀猪菜指不定是谁家端来的。虽然都是杀猪菜，每家的味道却各不相同。

吃完杀猪菜，傍晚时分，大人把猪肉分割开来，骨头、瘦肉、五花肉，冷冻存储的割成条、腌制的切成块儿，小孩子在炉子旁烤猪腰子。烧猪肉又是另一番景象，母亲拿着铁叉子、大盆子、铁桶、勺子、铲子，案板上放着从油锅里捞出的色泽诱人的烧猪肉。烧猪肉切成片儿，蘸着醋吃，鲜而不腻，忙着玩耍的孩子徒手抓几块便跑出了屋子。

如今，村里只剩下一家人家，二婶养了两头猪，年近古稀的二叔已不是当年那个威风凛凛帮邻居杀猪的二叔，而我家的猪圈早已坍塌，淹没在过膝的野草中。